

## 第十二回 林正國觸奸投水 徐弘基進香還朝

話說詳夢官稟道：“據小官詳來，一個樹林，祇有兩株大樹。樹者，木也，二樹者即雙木也，雙木者豈不是個林字？猛虎者即此人也，趕來是要傷相爺性命，須要小心提防暗害。”花榮玉道：“那有此事，身為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怕甚麼姓林的，我去年曾害了太常寺林瓌性命，莫非他有了子姪前來赴考？恐怕一朝得第，皇上恩寵，要報前仇，亦未可知？不可不防，我自有主意：到了那日點名時候，若有姓林的，不取他入場便了。”

到了頭場，這日花太師清晨坐了大轎，排齊執事，兩邊吹打，抬到察院門首，放了三炮，進了察院陞了大堂。這些入簾的官兒，都在轅門伺候。花太師吩咐開門，祇聽得大炮三聲，兩邊吹打，把察院門開了，入簾官兒進來參謁，即便開點。點名已畢，各歸本房，然後將各府州縣舉人冊子獻上。花太師逐一細看，看到浙江金華府有一舉人，姓林名璋。再看別處頗多不是雙木，心中暗想當初林瓌也是金華府人，這個林璋一定是他兄弟之輩。他的瓌字是斜玉旁，這個璋字也是斜玉旁，夢中之事不可不信。隨即吩咐，取個一扇虎頭牌，提筆就寫在牌上，凡一切雙木姓的舉子，今歲停科，登時標出牌來，懸掛貢院門首曉諭，然後一省一省各府州縣，挨次點名。

此回單表林璋自從揚州別了常萬青、湯彪、馮旭星夜趕到京都，尋了寓所。不多幾日到了場期，又無小廝跟隨，自己提了考籃，來到貢院門首，等候點名，祇聽得眾舉子紛紛議論，“怎麼不許雙木姓入場，是甚麼意思？”林璋聽了喫驚道：“眾位年兄，此事可真麼？”眾舉子道：“怎麼不真？現有牌掛在門外，你若不信，看牌便知。”那林璋在人叢中，擠到院門口一看，不看猶可，看了祇嚇得啞口無言。正是：

五臟內驚離七魄，頂梁上急走三魂。

看了半晌，纔歎了一口氣，道：“千山萬水到此，祇望功名成就，不知為甚麼，不許姓林的考，非雙木便許進場，俺方纔到此，不知大主考是那個？”眾舉子道：“大主考是武英殿大學士花榮玉。”林璋聽了暗恨道：“又是這奸賊，當初害殺我的兄弟，我恨不得連登金榜，得睹天顏，哭奏帝廷，拿這賊碎屍萬段，方與兄長報仇，纔消得我心頭之恨。我如今祇推未見此牌，竟進場去看他怎樣？”於是同眾舉人擠進，祇聽得點到金華府金華縣逐一挨次點過，也不叫他名字。

將一府點完了，又叫別府。林璋祇得推開眾人，擠上去來至公案前深深打一躬道：“舉子也是金華府，大人為何不點舉子的名字？”花榮玉所以未點他名字，有個原故，將他名字早已勾除，不上冊子，是以點他不著。花榮玉見舉子打躬問，道：“你叫甚麼名字？”林璋道：“舉子名叫林璋。”花榮玉聽了大怒喝道：“三日前已經示牌掛在頭門，不許雙木姓入場，你敢擅入，犯吾法度麼？”林璋道：“但雙木林姓，今歲停科，若是奉旨，就該頒行天下，舉子就不來京應試。若是大人主意，即不知其何故？”花榮玉把驚堂一拍罵道：“你這個匹夫，好張利嘴，敢侮謗大臣，該當何罪？”喝令左右拿下，重責四十大棍，兩邊巡場官跪下稟道：“此係朝廷大典，恐眾舉子議論，乞太師爺三思而行。”花榮玉亦恐天子知之，有傷風化。遂道：“本該重責，眾官討饒，暫且寬恕，快取墨來，用水磨之，塗了他面，替我趕出貢院大門。”眾役答應，用墨水不由分說，沒頭沒腦亂抹一頓，塗了林璋一臉，又出大門。正是：

任君洗盡三江水，難免今朝滿面羞。

林璋被眾役叉出，氣個半死，望著貢院門大罵道：“奸賊！我何罪之有，將黑墨塗得我這般模樣。你這奸賊，我生不能報你之仇，死後做鬼，必當追你之命！”“奸賊長、奸賊短”，罵個不了。那兩個守貢院門的軍士，見林璋罵不絕口，走近前喝道：“你這個忘八羔子，還不快走！”眾舉子道：“先生好不識時務，古語說得好：‘窮不與富鬥，富不與官鬥。’”附耳道：“他是皇上的寵臣，年兄還不速速回寓。”眾舉子推的推，勸的勸。

林璋無奈，方纔一頭罵著，一路走著，不意走到順城門，祇見一條大河，此乃是運糧的天津河，一派滔滔水響。抬頭一看，有許多糧船灣在河下。心中想道：我在揚州，姚夏封說我水星照命，今日被奸賊這般凌辱，有何面目生於天地之間？此河是我送命之地。大叫道：“奸賊我到閻羅天子面前哭訴，把你奸賊拿到陰司對案。”硬著心腸墊起腳來，往河內一跳。正是：

閻王注定三更死，斷不留人到五更。

不知林璋性命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